二五：喜歡釣魚

十二點半，阿張上來叫他們下去吃午飯。

午飯是弄熟了的飯盒，但還有罐頭湯和汽水、水果，算是不錯的了。

阿張替他們開了飯，自己就捧着一個飯盒，識趣地跑到甲板上去。

殷楚宗一邊吃飯，一邊仍然瞟着杜康妮的胸脯。可惜，上了遊艇後，她即披上一件沙灘襦，半裸的胸脯遮去了一大半，否則，秀色可餐，殷楚宗也許連飯也不必吃了。

吃完飯，殷楚宗拿起盒子裡的一個大蘋果，遞給杜康妮：「吃吧！」

「我飽了，吃不下。」她搖搖頭。

「蘋果對身體有好處，你應該吃。而且，你已經滿二十一歲了，難道還怕吃『禁果』嗎？」殷楚宗作弄着她。

「現在，肚子填滿了不能馬上下水，還有別的好節目嗎？」她問。

「當然有。你跟我來。」殷楚宗站起來，向船艙中的小儲物室走去。

他打開艙門，拿出了釣杆和魚絲。

「哦——釣魚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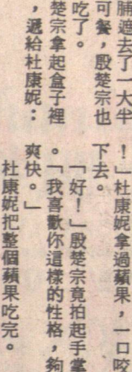
「對，你喜歡嗎？」他問。

「喜歡。」

「很多女孩子都喜歡釣魚。」殷楚宗說。

「是嗎？你怎麼知道的？」她問。

「當然知道，這是人之常情。她們不但喜歡釣魚，而且希望能釣到大魚。」他語帶雙關地嗚笑着。



大哥明對美寶作一下示意道：「有她在，不怕佐治逃去，錢債肉償，不會欠你的。」

晚飯後，美寶說要回家了。大哥明道：「走得這麼易？還了錢，就可以走。」

「還錢，也要等我出去。」

「你出去了不回來，豈不要我這担保人塡數？」說時，將美寶推跌在房間地上。

啤啤機啊，大哥明看了看，對美美道：「有客找珍妮，你帶她去接客。」

美美應命，把珍妮帶了出去。樓內，剩下了大哥明和蔡理。

美寶驚而哭。大哥明道：「哭有什麼用？欠債就要還錢，佐治如果給我找到，我要他拆骨。」

美寶聽了暗驚，而大哥明與蔡理兩人氣勢洶洶的，美寶有些不忍「老公」受傷。

她道：「我可以賺錢還債，你們不要打佐治。」

「你說，學珍妮賺錢？」

「可惜，不知如何接客？」

蔡理道：「這個容易，大哥，你就教教她。」

大哥明立即負起了教的作用。

美寶在徨惑下，一切祇好順從。

大哥明教後，蔡理又要教一次，美美帶了珍妮回來了，珍妮對美美說：「好易賺。」

杜康妮把整個蘋果吃完。

二五：遊金陵憑弔雨花台

這夏榜眼在上海應酬了多日，方才租得一艘小洋船，拖了一隻高大的官船，逆水向九江進發。這小七姐已稱大姨太，連同小梅女僕，同乘這拖船，緩浪前進。洋船不分日夜，月用機器，只須一日，已到金陵城下，暫泊下關，添購廚房所需。榜眼不欲驚動城中父執，等過一夜，便命僕丁上岸，僱了兩乘便轎，偕大姨太入金陵城，先看了曾沅甫國荃破太平天京的雨花台，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邊有塊大石碑，且去看看。」大姨太生長上海洋場里弄，那見過這般山水，扶着夏爺，同走到碑前。看時，原來此地乃破金陵城的缺口。曾經特爲修復，立此大碑，給後人遊覽時憑弔。只見字數不多，乃是文正親筆所書。文曰：「窮天下力，護此金湯，哀哉將士，來者勿忘。」只紀有「同治三年歲在甲子六月初六日城破」云云，並不書他語。夏爺嘆息道：「難怪我老師湘綺先生（王闓運），平生只對文正與左文襄稱丈，餘皆平輩視之。只這十六個字，已抵一部湘軍志了。」因對愛妾，將這十六個字，講解給她聽，方才上轎去遊夫子廟。先進入聖廟上香行禮又捐贈廟祝十金，看官都知那天，李薇與梁雯放學後，梁雯要到百貨公司買東西，提到姑媽炒金賺了大錢，給五千元要她添夏裝。她們到了一家日商百貨公司，梁雯買了兩套。李薇在注意泳衣，說還不太貴，梁雯問道：

「你游得很好嗎？」

「略會而已！」李薇說。

「我不會換氣。」梁雯說：「這幾套三點，都是兩百幾十元。我喜歡在泳池中浸浸呢！我們買同一式樣的，由我送你，你絕對不能推却。」

「不要不要。」李薇搖頭了。

「我有錢呢！」梁雯笑着：「等你成爲大作家，可以請我。你是我同學中唯一的朋友，你過了生日嗎？未過，作爲生日禮；過了，預送明年的。」

李薇說不出什麼，梁雯購了兩套，以一套送與李薇，她說：

「八月十六我請你吃飯，農曆中秋後一日是我的生日。」

「我們飲午茶。」梁雯說：「晚上老公請你呢。」

她們後來分別于電車站，李薇帶泳衣回去，在浴室中試穿後，梁雯放學後，梁雯要到百貨公司買東西，提

天堂夢斷

文-司明　畫-家裕

許多男人在注意我們

也見過幾次，記得他住在五樓。他們同入內部忽暗，男人用上海口音的廣東話問道：

「斷電？」

「是的。」他用上海話說：「就快恢復。」

「是怎樣？」李薇問。

「沒有一個男子是像樣的。」

「都不及你的男朋友？」

「是的。」

李薇爲自己的丈夫儀表差而不快了邊。李薇回去，在電梯門外遇到那個高大、英俊的男人，以前

二五：巨型筷子

於是又起筷食之，運筷如飛，安琪唱歌仔，忽而低吟，忽而高歌，阿占更加賣力。

安琪大叫幾聲，是時候，他根本快死了！

阿占飯後一支烟，一手揸烟，一手伸到隔離，登高山，入沼澤，安琪打個冷震，雪聲曰：「唔好，唔好！」

阿占笑曰：「食飽未？」

安琪眉開眼笑，點頭曰：「你呢？」

阿占茄茄笑，曰：「飽到嘅喇！」

安琪曰：「你好本事，對筷子又正。」

阿占笑曰：「我得一隻筷子。」

安琪笑曰：「是但喇！」

阿占曰：「你覺得我隻筷子如何？」

安琪曰：「幾巨型嗜。」

阿占曰：「幾嗜，即是你用過更巨型之筷子？」

安琪曰：「冇呀，我係話你隻筷子好大。」

阿占笑曰：「然乎？你用過幾多筷子？」

安琪笑曰：「都係十對八對而已。」

阿占曰：「嘩，即是二十隻十六隻？」

安琪曰：「唔係，係十隻八隻至啱。」

阿占曰：「咁搞法好易領嘢嗜！」

安琪曰：「我鍾意至得，否則不會畀但起筷。」

阿占曰：「即是你喜歡我？」

安琪曰：「當然了，否則你又點會有得食。你覺得我點，好食否？」

阿占笑曰：「好，好，非常好食。」

安琪天咁風情，曰：「食多一餐如何？」

阿占一怔，曰：「你未飽？」

安琪曰：「我飽矣，不過如果你要，可以再食。」

阿占曰：「這味嘢，可一不可再，傷身省也。有出有入，蝕底一次就夠囉。」

安琪啐曰：「去喇你，講得咁衰，好似自己蝕晒咁。」

現代江湖實錄之八

修羅門

田長歌

開心

城市之光

連鎖匡成（十）

三八八：忽然想到結婚

「以前？我實在不想再提以前。」朱迪有點難過，「那不是光彩的生活，提起令我難堪。」

「我不計較。」羅拔王却不以爲然：「過去的就讓它過去算了，別再想這些，不過，我只是好奇問問而已，你不說我也不强迫你的。」

「難得你想得通。好吧，我就告訴你吧。唉，以前我是個舞女，賣笑又賣身的賤女人。」

「多可憐，多可憐。」他馬上描肌，「我同情你，別再想過去的算了，我也不會計較這些，不是有首歌是說明天會更好嗎？」

「明天會更好？」她茫然地抬起頭，「先吃完這頓晚飯才想明天吧。羅拔王，多謝你，闖天下，這才是男兒本色嘛。」

「做生意？我哪裡有本錢呢。」

「錢不成問題，我可以幫助你。」她馬上答，「例如給你三十萬，相信夠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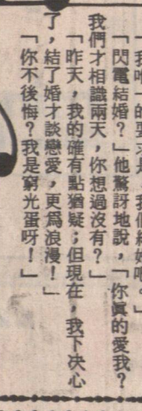
「生意大有大做，小有小做，應該夠的。」

「我唯一的要求是，我們結婚吧。」

「閃電結婚？」他驚訝地說，「你真的愛我？我們才相識兩天，你想過沒有？」

「昨天，我的確有點猶疑；但現在，我下決心了，結了婚才談戀愛，更爲浪漫！」

「你不後悔？我是窮光蛋呀！」



陰陽之間

華　晏

九：山腹奇遇

余顧南脫了藥，只覺喉頭火辣辣的，接着全身似遭火燒，甚是難受，但他臉上反而露出笑容，因爲這正是「蝕骨散」解藥的特徵。半晌，火辣辣的感覺消失，體內又覺得一片清涼，他知道自己體內的毒已解，喜不自勝。原來這種毒藥藥性十分奇特。他不妄用眞力，藥性發揮得極慢。通常要半個月時間才發作，是以尋常人中了毒，根本不知道；但若不知就裡，妄運內功，毒性即隨眞氣在體內經脈循環，不消片刻毒氣攻心，神仙也救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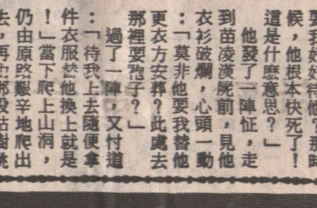
余顧南喜得大叫起來：「我可以練武了，我可以練武了！」余顧南抽出刀來，欲擊壁爬上去，忽然心頭一動，忖道：

「這兩個老傢伙，雖然不是好東西，但我到底在他們身上得到好處，理該替他們安葬！」

再回心一想：「這是他自己喝的，豈有下毒之理？」心頭稍安之後，又想起另一個問題：「莫非他要我替他更衣方安葬？此處去那裡要跑子？」

過了一陣，又忖道：「待我上去隨便拿件衣服替他換上就是！」當下爬上山洞，仍由原路鑿辛地爬出去，再由那段枯樹跳落地，發足向紮營之處跑去。

待他跑到原來紮營之處，那裡還有什麼營帳，連人也沒一個！余顧南大聲叫道：「雅可，雅可！」忽見一棵大樹中間樹皮被人刮掉，樹幹似乎刻了一些字，連忙走前觀看。（二四三）



一八四：爲孩子着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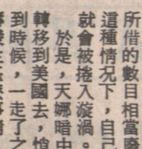
「太好了！太好了！有新潮嫁粧，我歡迎之至！」

不明白，女方有了三個多月身孕，又是別人經手，他竟會如此開心？

「阿陶，你不是——」舅舅盯望國丁！

「阿琰，放心嫁我！我連母帶子都歡迎……反正，我以後也不會生孩子。你給我帶來一個便宜孩子，陶家有後，我娩爆竹迎娶你過門！」

終于，他把陶琰迎娶到「福國」，陶峰也隨女兒住到國地



二五：暗中策劃移民去

天娜卻有天娜的想法，她認爲，不論黑市夫人的身份也好，特別女秘書的身份也好，都是無法長久的，當李柏壽對她產生了厭倦，利用的價值，但他就會把她當成垃圾一樣拋棄。所以，她與李柏壽不能講情，只能講錢，不論替他做甚麼事情，都要有一定的代價，絕對不可以無條件替他做事。

在這樣的宗旨之下，天娜每次替李柏壽做完一件事情，都要取回一定的代價，那就是要有百分之零點五佣金。不論是交易也好，借款也好，都不會有例外。不要小看了這百分之零點五的佣金，事關經天娜手做成的生意，都是以千萬元以至億元計，一千萬元就可以得到五萬，一億元她就可以得到五十萬。二年下來，這佣金的積累，已數達幾百萬元，加上李柏壽每月付給她的月薪、生活費、餽贈，加在一起，已經是接近千萬元的數目。

在最近一段時間中，李柏壽總是頻頻借款，所借的數目相當龐大。天娜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自己若不急流勇退，那就會被捲入漩渦。

於是，天娜暗中計劃，把手上的錢轉移到美國去，悄悄辦理移民手續，到時候，一走了之，那麼，不論李柏壽發生甚麼事情，都不會牽連到她的身上。現在最麻煩的是她目前居住着的那層樓宇，這是座落在北角半山區雲景道的高級住宅單位，價值一百多萬，萬萬不能放棄，一定要把它賣掉。

九龍奇案

鑽石手鐲

之謎

十一：鑽石手鐲之謎

「我不是說過，我不會再見你嗎？」

「我知道，但我有要緊的事情，一定要見你。」

「我們已經沒有關係，我不想再見你。